

第一章 有病就得治

端坐在椅子上的肅穆男人繃不住面皮，放下茶盞，掩嘴劇烈咳嗽。

對面正襟危坐的少女見狀，忙小心翼翼問：「陛下怎麼了？」

男人的表情有些奇怪，一雙犀利眼眸不動聲色打量她，彷彿要把她的五臟六腑都窺探個透。

那強大的審視氣場好似判官一般把少女唬住了，立馬跪到地上，也不知過了多久，頭頂上的視線才收了回去。

上個月溫淑妃進宮，不到半月就染上風寒臥病在床，直至今日才大好。

周瑾行剛下朝會就過來探望，只為堵溫家的嘴，結果才坐下吃了兩口茶就聽到奇怪女聲，那女聲稚嫩，分明就是淑妃的聲音。

「謝謝，我對目前這份新職業非常滿意。」

「不用付房貸，不用超時加班，月俸按時到帳，老闆長得帥，還不經常來巡視。」

「這簡直就是天掉餡餅！」

「我跟你說，這種男人比我大了近一輪，又是個勞碌命，多半死得早。」

「只要我能苟，比他活得久，往後混個太妃什麼的養老也不錯……」

直到他的嗆咳聲猝不及防響起，這才打斷了耳中呱噪的女聲。

但怪異的是方才她根本就沒有說話，聲音從何而來？周瑾行壓下心中的震驚，默默地從袖袋裡取出方帕拭去唇角茶漬。

青年帝王素來冷峻，棺材臉是他的標配，跪在地上的少女顯然被他唬得不輕，心中忍不住吐槽——

「馬的，嚇死老娘了！」

「伴君如伴虎，古人誠不欺我！」

這道女聲再一次闖入耳中，周瑾行微微停頓手上動作，神經質地觀察少女的表情，還以為是自己幻聽。

心下越發覺得困惑，他再也沒心思坐下去了，起身道：「淑妃身子還未痊癒，且將養著吧。」

溫顏鬆了口氣，忙恭送大佛離去。

周瑾行背著手，邁開長腿離開長春宮，哪曉得消失的女聲再次突兀響起——

「明天老闆不會再來巡視了吧？」

「那張臉臭得像祖墳被刨了一樣，誰伺候得起呀！」

走到門口的高大身形猛地頓了頓，周瑾行抽了抽嘴角，忽地扭頭看向身後的女人，溫顏還是那副懶包模樣，乖巧得像隻兔子。

周瑾行心中忍不住腹誹：老闆是什麼鬼？那黃毛丫頭莫不是一場高熱把腦子燒壞了，盡胡言亂語！

外頭的內侍黃文勝見他出來，忙迎上前，畢恭畢敬道：「陛下。」

周瑾行陰陽怪氣地看他，「你方才可曾聽到過什麼？」

黃文勝茫然搖頭。

周瑾行揣著狐疑不再多問，乘坐步輦回乾政殿辦理公務。

路上周瑾行心中很不痛快，溫家祖上三代都幹御史，一張破嘴又毒又利，連魚池裡養的錦鯉都能氣死。

如今納進宮來的這個么女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居然敢說他是個勞碌命，多半死得早，並且還嫌他年紀大！

這才進宮多少天，就開始盼著死男人熬成太妃養老啦，簡直豈有此理！

周瑾行越想越不爽，一張俊臉臭得連刀都砍不進。

回到乾政殿後他憋著一肚子邪火鬼使神差地去了偏殿，行至衣冠鏡前，打量銅鏡中的自己。

鏡中男兒身量高挑偉岸，頭戴幞頭，身穿金絲繡的龍紋祥雲月白袍衫，腰束九環帶，腳蹬六合靴，通身都是貴氣凜然。

他是大梁天子，七歲登基，在位十九年裡內震朝綱，外懾異族，政績斐然，是天神一般的存在。

黃文勝意識到自家主子不大對勁，上前試探問：「陛下怎麼了？」

周瑾行回過神，用餘光瞥他道：「朕，是不是老了？」

黃文勝的求生慾極強，立馬拿出下屬的職業操守，「陛下英武神俊，正值壯年，好似東升的旭日，誰敢說老？」

這馬屁拍得甚好，周瑾行很是受用。

他居高臨下睥睨銅鏡中的人，長眉入鬢，丹鳳眼極具神韻，鼻梁英挺，薄唇略顯寡情，臉部輪廓分明，下顎線條流暢，喉結凸出，頗有幾分撩人的小性感。

周瑾行很滿意自己的帝王形象。

他像一隻驕傲的花孔雀自我欣賞了良久，才暫且忘了方才在長春宮聽到的那些大逆不道之言。

重新整理心情坐到案桌前，大梁天子拿起奏摺，開啟了他十年如一日的枯燥日常，稍後黃文勝按慣例奉上天子常飲的茶水。

周瑾行埋首於小山一樣的奏摺中，頭也不抬地接過，送到嘴邊時卻忽地頓住。

見他盯著茶水不說話，黃文勝還以為哪裡不妥。

周瑾行沉默了良久才放下那盞茶湯，吩咐道：「去換盞茶來。」

黃文勝：「……」

周瑾行乾咳一聲，一本正經道：「換盞枸杞養生茶來。」

黃文勝心中雖困惑，還是命錢嬪嬪去準備枸杞茶。

枸杞養精益氣，有延緩衰老的功效，養生最是適宜。

周瑾行自視甚高，又愛臭美，特別注意個人形象。

方才去長春宮令他備受打擊，想到溫淑妃腹誹的言語，錢嬪嬪呈上來的枸杞茶被他一飲而盡，面無表情咀嚼著略微甘甜的枸杞，周瑾行恨恨地想著，溫家女想熬死他做太妃，作夢！

再次沉浸在繁瑣的奏摺裡批閱了半個多時辰，大梁天子才稍稍歇了會兒，殿內一片寂靜，靜得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周瑾行越想越覺得長春宮裡藏著古怪，當時黃文勝就守在門口，倘若溫淑妃真說了那些離經叛道的言語，黃文勝只怕早就嚇癱了，可是他的反應看不出異常來。

難道是自己出了毛病，生出幻聽？

周瑾行胡思亂想，有些坐不住了，索性命黃文勝差人去太醫院把曹院使尋來。

沒過多久，年邁的曹院使前來拜見，周瑾行問起長春宮淑妃的病情。

曹院使答道：「回陛下的話，淑妃娘娘現已無礙，只是體虛，待多靜養些時日便可康健。」

周瑾行點頭，試探問：「前些日淑妃高熱不退，她的……」說罷指了指自己的腦袋。

曹院使愣了愣，應道：「陛下只管寬心，淑妃娘娘頭腦清醒，並無大礙。」

周瑾行輕輕的「哦」了一聲，忽地朝他招手。

曹院使困惑走上前。

周瑾行神經質道：「你替朕診脈瞧瞧，朕好像有病。」

曹院使：「……」

一旁的黃文勝委實被嚇了一跳，主子好端端的，哪來的病？

曹院使不敢耽擱，忙取來脈枕替天子診脈。

脈象平和，並無異常。

中醫講求望聞問切，觀天子面色，紅潤健康，精氣神也不錯，聽其聲息，跟常人無異。

曹院使捋鬍子，好奇道：「陛下脈象平穩，並無異常，龍體可有不適之處？」

周瑾行遣退閒雜人等，同曹院使說道：「朕今日忽然聽到了一些奇怪的聲音。」

曹院使：「……」

周瑾行道：「朕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耳妄聞。」

此話一出，曹院使被嚇了一跳。

所謂耳妄聞，也就是黃帝內經裡提到的癲狂，耳中出現幻聽是非常嚴重的病症，曹院使忙細細詢問了一番。

周瑾行一一作答，他素來不信鬼神，以往去長春宮都不像今日這般，只當是自己出現幻聽。有病就得治。

在大梁天子懷疑自己生出毛病時，另一邊的溫顏則像沒長骨頭似的歪倒在軟榻上。

她是穿越來的，才穿過來沒多久，之前在網路公司加班猝死，社畜福報！

一睜眼就變成了同名同姓的溫淑妃。

前陣子倒春寒來得猛烈，原身不慎染上風寒發起高熱，小身板沒扛得住，她稀裡糊塗接手了這具身子，後來才逐漸摸清楚自己的處境。

原身的娘家祖上都是幹的御史。

她爹三品大員，朝廷裡實缺的職務，只要她不作死，日子肯定過得舒坦。

雖說這裡沒有現代方便，但有幾百坪的宮殿住所，專用小廚房，還有十多名宮女太監伺候，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不用付房貸，不用加班，每月還有工資領。

想起前半生為了巴掌大的房子在網路公司捲生捲死，溫顏只覺不值，今生她只想鹹魚躺平，換一種活法好好疼愛自己。

偏偏系統 009 很沒眼力見兒，再一次找上門，慫恿她綁定「HR 人才選拔系統」開啟主線任務。

溫顏已經拒絕數次。

她並不知道先前跟系統之間的養老對話已經被大梁天子旁聽了去，更不知道那些話對大梁天子造成了多麼大的衝擊。

現在系統 009 又一次嘗試跟她進行腦內對話，說道：「宿主，我覺得妳很有必要弄清楚原身進宮的緣由，再決定要不要跟我綁定做任務。」

溫顏翻了個身，堅定立場拒絕，「謝謝，我目前只想兢兢業業地做一名合格稱職的妃嬪，既沒興致爭寵，也沒心思媚上，我只想長命百歲比飯票活得久，靠資歷熬成太妃，其他的不作考慮。」

系統 009 受不了她的擺爛態度，懶了懶，開始陰陽怪氣放大招，「宿主，妳爹是御史大夫，兩個哥

哥是侍御史和監察御史，一句話總結，妳溫家都是些猛人，專門幹彈劾百官得罪人的差事，他們現在已經膨脹得連天子放個屁都敢嘟嚷了，妳猜天子為什麼要把溫家女納進宮？

「人家受不了溫家權大勢大管得寬，打算治一治。妳溫家非但不知收斂，反而還敢在天子的墳頭上蹦躂，照這趨勢，至多半年就會把九族掛到牆上。」

這番話果然引起了溫顏的注意。

聽到「把九族掛牆上」的刺激性言語，她一個鯉魚打挺坐起身，發出靈魂拷問，「我以前不想打工了就炒老闆魷魚，合著到了這兒，不想打工了還得被老闆抄家？」

系統 009：「孺子可教也。接下來我會向宿主詳細講解大梁朝抄家大禮包的各項套餐活動，我覺得妳很有必要提前瞭解一下。」

溫顏：「……」媽的，新入職就整了個大的，還讓不讓人活了？

見她一副死了爹的表情，系統 009 無比欣慰，還不算無藥可救。

不過鹹魚也僅僅被刺激了那麼一瞬就開始動腦筋鑽空子了，「要不咱們打個商量？」

系統 009：「……」

溫顏道：「你能不能把我送回去，換其他人來？」

系統 009 冷漠回答道：「已經晚了。實不相瞞，目前跟妳調換的原身已經在現代替妳上任，我覺得她的悟性更高，出院後討得一筆工傷費，立馬辭職，把妳辛苦供的房子交給房仲賣，轉行做旅遊 KOL 開闢新事業去了。」

聽到這些，溫顏的表情有些裂。

系統 009 總結道：「溫家出猛人，我覺得她比妳更有發展前途。」

溫顏：「……」一個古代小姑娘，居然適應得這麼快？

她的內心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可是這麼多年的捲生捲死，真的令她感到生理厭倦。

鹹魚再次躺平。

就算要抄家也得等到半年後，溫顏躺得心安理得。

系統 009 徹底無語，看來得威逼利誘才行。

目前大梁天子的後宮沒幾個妃嬪，自許皇后被廢身亡，中宮懸空，除了溫顏外只有李賢妃和鄭惠妃。許太后圖清淨，極少見妃嬪們，只需初一和十五去請安問好便可。

這些日子溫顏藉著養病足不出戶，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哪曉得剛起床洗漱，忽聽宮婢來報說溫御史前來探病。

也就是她的便宜爹。

溫顏不免有點小緊張，她畢竟是個贗品。

陪嫁侍女采青高興不已，歡喜道：「溫御史進宮來探望娘娘，奴婢替娘娘梳妝，定要打扮得精神點，省得他們擔心。」

溫顏回過神，後宮屬天子內宅，侍衛外男不得隨意入內，溫御史能來探訪，可見大梁天子對溫家的恩寵。

可是那份恩寵卻令溫顏心頭發慌。

想起系統 009 曾同她說過的話，她並不想被掛到牆上。

在宮婢替她梳妝時溫顏開動腦筋，覺得很有必要敲打這個爹，溫家若再不知收斂，恐大禍臨頭矣。

這會兒御史大夫溫宗榮在偏殿裡候著，一同前來的還有黃文勝。

早上面聖後溫宗榮猶豫了許久才壯著膽子向天子提出探病的請求，虧得天子體恤，全了他這顆舐犢情深的心，允了他所求，命黃文勝陪同。

程嬪嬪過來奉茶，溫宗榮試探問了一句。

程嬪嬪答道：「溫御史且寬心，娘娘已大好，只是有些體虛，多靜養些時日就無礙了。」

溫宗榮這才放心不少，回去了也能跟夫人柳氏交代。

稍後婢女前來請人去正殿，溫宗榮起身過去。

溫顏一襲杏色衣袍，梳著婦人髮髻，妝容濃重，掩蓋了大病初癒後的孱弱，她端坐在珠簾後，好似一尊雕像。

溫宗榮行跪拜禮。

剛才黃文勝在偏殿門口候著，這會兒來到了正殿門口，沒有退下的意思，可見是不打算讓父女說悄悄話。

溫宗榮隔著珠簾關切地問了幾句。

溫顏不動聲色瞥了一眼黃文勝，謹慎回答道：「女兒身子已經康健，父親無須擔憂。」頓了頓，「不知母親和祖母可安好？」

溫宗榮道：「家中一切安好。」

溫顏眼珠轉動，有天子的人在場，不便通氣，要如何才能警醒溫御史呢？她的腦袋瓜子轉得飛快，動了小心思，忽地輕輕歎了口氣。

溫宗榮好奇問道：「娘娘何故歎氣？」

溫顏心中斟酌用詞，說道：「女兒前些日高熱不退，那陣子曾作過一個夢，女兒夢見了太爺爺。」聽到這話，溫宗榮不由得愣住，連門口的黃文勝都豎起了耳朵。

溫顏拿帕子掩嘴輕咳一聲，繼續瞎編，說她在夢中恍然看到了一個鬚髮盡白的老者，那老者連連催促她回去，還說那老者為救她脫離病魔，在下頭跑斷了腿，用盡人脈錢財操碎了心，以及讓後輩們多多注意身子別給他添麻煩，還讓他們燒些紙去，他缺錢缺得厲害云云。

這些話聽著委實匪夷所思，但溫顏說得非常嚴肅且認真。

溫宗榮沒細想其中的奧妙，只覺怪誕。

黃文勝一時也沒悟出名堂來，還真以為是一場夢。

之後父女倆又說了幾句家常，溫宗榮才放心離去了。

黃文勝同他一道折返。

兩人出了長春宮，溫宗榮穿過長長的紅牆甬道，在快要走出後宮區域時，猛地頓住身形。

他鬼使神差地往身後看了一眼，後知後覺意識到了什麼，只覺頭皮發麻。

黃文勝見他頓身，好奇問：「溫御史怎麼了？」

溫宗榮回過神，「沒什麼。」

兩人繼續前行。

天氣明明不熱，溫宗榮的後背卻驚悚地出了一層白毛汗。

把人送到崇南門後，黃文勝與他分頭而行，回去跟天子覆命。

第二章 大梁天子發家史

乾政殿裡的周瑾行忙裡偷閒，盤腿坐在榻上獨自研究一盤棋局。

少許陽光穿透窗櫺灑落進殿，在地上留下倒影。

榻上的男人一襲華貴紫衣，頭戴玉冠，腰束玉帶，手肘撐在矮几上，骨節分明的二指夾著象牙白子凝視棋盤上的對峙，舉棋不定。

黃文勝回來。

周瑾行聽到外頭的響動，頭也不抬道：「走了？」

黃文勝上前回話，「溫御史已經出宮了。」

周瑾行斜睨他道：「父女倆都說了些什麼？」

黃文勝當即把聽到的那些話複述了一遍。

周瑾行聽過後，冷不防地嗤笑一聲，眼裡盡是嘲弄。

黃文勝不太明白他為何發笑，好奇道：「陛下為何發笑？」

周瑾行露出看草包的表情，「你仔細想想。」

黃文勝：「……」

周瑾行不再理會他，自顧研究棋局。

黃文勝則一頭霧水，他又把方才在長春宮裡的情形細細回憶了一遍，卻始終琢磨不出個名堂來。

默默地退到門口候著，黃文勝偷偷地瞥了一眼坐在棋局旁的男人，那人半張臉隱藏在陰影裡，叫人看不出真切。

長春宮那邊的溫顏打算去壽安宮拜見許太后。

在她養病期間許太后也曾差人來瞧過兩回，如今身子大好也該去露個臉，省得叫人詬病她不懂事。雖說溫顏不想做系統任務，但鹹魚也是有追求的，如果她要熬死大梁天子靠資歷混成太妃，宮裡上下禮數總得周全才行。

卻不料這一過去就撞見了周瑾行，當時母子二人在偏殿裡，氣氛有些不對勁。

溫顏由嬪嬪引著進殿拜見兩位大佛。

許太后一身素服，約莫五十多的樣子，見她來了，一改方才的晦氣，銀盤臉上鋪滿了菩薩般的慈悲。

許太后顯然很喜歡這個才及笄的小丫頭，命人在身邊看座。

溫顏乖巧地坐到她身邊。

許太后和顏悅色拉過她的手，輕拍道：「病了這些日，淑妃身子可大好？」

溫顏露出標準的職業笑容，回道：「這些日妾得太后照拂，已痊癒得差不多了。」

許太后滿意地點頭，意味深長道：「後宮已經有十餘年未添新人，妳身子痊癒，也可侍寢，替七郎開枝散葉。」

溫顏面色一僵，她過來請安，可不是來爬床的！

對面端起茶盞的周瑾行冷冷地睇了她一眼。

作為職場上的老油條，溫顏敏銳地意識到老闆釋放的信號不對勁。

空降軍難啊！

她雖然得了原身的身體，可是沒有複製原身的記憶，對目前宮裡頭的局勢知道得並不多。

第六感告訴她好像誤入了兩尊大佛之間的暗潮洶湧裡，也就是她來的時機不對！

求生慾促使她在腦中緊急呼喚系統 009，要求對話。

那廝隔了許久才姍姍來遲。

「請問宿主是不是想明白了綁定我做任務？」

溫顏在腦子裡罵了句娘，問道：「我怎麼瞧著這對母子不大對勁？」

系統 009 無辜解釋道：「他們不是親生的。」

溫顏：「……」

系統 009：「他倆的關係也不太好。」

溫顏忙問道：「怎麼個不好法？」

系統 009 沉默了一陣，「我這麼跟你說吧，許太后的娘家全被大梁天子殺光了。」

溫顏：「……」

系統 009：「也就是之前我跟你說的把九族都掛牆上那種。」

溫顏：「……」得知這些資訊差，她的三觀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徹底慌了神。

「媽的，把人娘家九族掛牆上，也太殘暴了吧！」

「這麼兇殘的男人，誰他媽腦殘敢來自薦枕席開枝散葉啊！」

「狗皇帝要是早死了，會不會把我拉去殉葬？」

驚恐女聲跟潮水一樣呱噪地鑽進耳中，刺得周瑾行腦仁疼。

不過坐在椅子上的大梁天子明顯比第一次聽到對方心聲時淡定許多。

默默垂首抿手中的茶，周瑾行心中卻忍不住腹誹——

呵，狗皇帝？

朕風評被害！

他雖然手腕鐵血了點，滅了許家全族，卻也不至於殘暴吧，那黃毛丫頭自個跑來找存在感，不就是想爬床嗎？

周瑾行心中不屑。想來睡朕，門兒都沒有！

可是看到那慾包明明害怕得要死還故作鎮定，他無端生出幾分惡趣味，索性給她拋出送命題，「淑妃身子太好，是可以侍寢了。」

溫顏心中大驚。

不苟言笑的男人破天荒地露出溫和的笑容，棺材臉緩緩舒展開，好似冰雪融化了的春天，眉目裡皆是醉人風情。

溫顏的心態徹底崩了。

「媽的，老闆你良心不會痛嗎？」

「我連毛都沒長齊，毛都沒長齊啊！」

這些近乎咆哮的心聲落到周瑾行耳裡，痛快至極。

讓妳耍小聰明把黃文勝當草包給溫御史傳信！

讓妳顛顛兒跑過來找存在感想爬床！

看朕不治妳！

大梁天子並不想去追究為什麼他能聽到溫淑妃的心聲，也不想去琢磨她有幾顆腦袋夠砍，他只覺得

這種匪夷所思的讀心術充滿著冒險的刺激。

雖然有些話他聽不大懂，雖然有時候會被她的心聲氣得半死，但趣味十足。再加之他本就有心利用溫淑妃敲打溫家，對方又不知他能窺探她心中所想，這非常符合帝王心術掌控全場的習性。

對方憋了又憋的欲言又止令周瑾行徹底爽到了，心情舒坦，賞給她的笑也非常大方。

他似乎知道自己生得俊，一改方才的惡意，抿嘴笑起來的樣子內斂又含蓄，眼睛裡含著光，溫煦得醉人。

笑意是真，悶騷得五顏六色也是真，溫顏的心情卻好似見了鬼。

對方笑得越鬆弛，她就越恐懼，畢竟這個男人曾把許太后娘家殺光，一個都不留的那種！

溫顏手心裡有些潮，覺得很有必要去弄清楚大梁天子的人生履歷才能避免再次踩坑。

一旁的許太后極少見皇帝對女人笑。

目前中宮已經懸空十餘年，天子不近女色滿朝文武皆知，如今忽然腦子發熱把溫家女納入後宮，揣著什麼名堂？

許太后是一點都不信周瑾行對溫淑妃一見鍾情的，畢竟那人的涼薄心腸無人能及。

所幸周瑾行並未在這裡逗留得太久，吃盞茶便走了。

溫顏暗暗鬆了口氣，現在弄清楚母子倆的關係後，她再也不敢輕易來壽安宮。

這不，一回去溫顏就迫不及待把系統 009 招呼出來，追問大梁天子的個人發家史。

系統 009 倒也沒有為難她，麻溜地把周瑾行的帝王履歷給調了出來。

那簡直叫一個五彩斑斕！

大梁天子的幼年過得如履薄冰，生母是不起眼的宮女，上頭有六位兄長，皇位原是輪不到他撿便宜的。

先帝還在時奪嫡之爭非常嚴峻，皇子們你爭我奪，鬥得死去活來。

許太后作為宮鬥冠軍高手，在這場腥風血雨裡脫穎而出，遺憾的是唯一的兒子也在內鬥中喪生。

沒有子嗣傍身，許太后秉承幼弱容易拿捏的態度，硬是把七歲的周瑾行扶持到了皇位上，成為大梁天子。

周瑾行是幸運的，同時又是不幸的。

許太后不顧群臣反對開啟垂簾聽政，大力扶持外戚掌權，短短數年，皇權旁落，幾乎盡數掌握在許家人手中。

周瑾行作為傀儡皇帝，那小日子過得非常酸爽，也正是因為這種嚴苛的生存環境，從而造就出忍耐力非凡的鐵血帝王。

在他十四歲那年，許太后為了鞏固許家權勢，把大天子三歲的侄女嫁進宮中，也就是許皇后。

許皇后性情驕縱跋扈，令周瑾行生厭，兩人成婚三月都不曾圓房。

許皇后不甘受辱，同自家姑母哭訴，許太后被天子打臉，心生懊惱，便插手按頭逼圓房，命宮女太監們隔著屏風伺候。

這還不算，為了敲打天子，甚至還讓起居郎在一旁記錄。

如此荒唐之舉徹底把少年人的血性激起，隱忍七年的少年天子狂性大發。

據說當時周瑾行徹底瘋魔，裸著上身，穿著褲衩，光著腳丫子，披頭散髮持劍殺人，在場的七名宮女太監被天子斬殺，寢宮內血流成河，慘不忍睹。

負責記錄的起居郎被嚇尿了，連滾帶爬要走，周瑾行持劍把他逼回榻前，按頭讓他如實記錄天子與

許皇后圓房實情。

起居郎淚涕橫流，下筆直抖。

此事在宮中鬧得極大，算是母子二人第一次翻臉。

之後許太后為了平息這場鬧劇，做主納了兩名妃嬪進宮，也就是李賢妃和鄭惠妃。

從那個時候起許太后就意識到自己無法掌控大梁天子，生出廢黜心思，卻不料周瑾行先下手為強，聚百官和皇族宗親在中秋宮宴上發動政變，血洗許家外戚。

蟄伏數年的狼崽子亮出鋒利獠牙，從此開啟了他威震八方的龍傲天歷程。

許家被扣上謀反的罪名，九族盡誅，許太后被幽禁在後宮，許皇后則被打入冷宮。

李賢妃和鄭惠妃在那場腥風血雨中僥倖存活。

許家倒臺後朝綱重振，周瑾行任人唯賢，大力提拔青年才俊。

那兩年曾被許家打壓的士子們如同雨後春筍，紛紛冒出頭來，填補了許家倒臺後留下的空缺。

朝綱肅整後，周瑾行為鞏固皇權進行削藩，他用人極其大膽，任用屠禮洪和李長旺等人施巧計撲殺汝南王等，大獲全勝。

永平十二年，周瑾行又御駕親征，東征西討擊退女真人，陸續收服十六州，結束了歷年上貢求和的恥辱。

從此大梁彷彿開了外掛，正式步入興盛開端。

大梁天子行事雷厲風行，信奉不服就幹的至理名言，對外，看不順眼就打；對內，看不順眼就殺。

鐵血手腕造就出君主威儀，皇權牢牢掌握在帝王手中，再無先前的混亂軟弱。

縱觀登基後的這十九年裡，從曾經的如履薄冰到後來的虎嘯龍吟，無不彰顯出帝王的非凡胸襟與高瞻遠矚。

賞識青年才俊，給他們提供舞臺一展宏圖大願，任用鐵匠李長旺，豆腐郎屠禮洪，南征北戰，立下豐功偉績。

屏棄世家壟斷，對科舉制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給天下士子撕開一條通天大道；重軍功，把八十歲的退休老將挖出來改革兵制，從而吸入更多人參軍爭功名；扶持溫家監察百官，甚至連天子偷懶都會被彈劾不夠勤政……

從掌權到冉冉升起，也不過僅僅十餘年。

作為職業人，溫顏還是挺佩服他的。

不過事業狂魔有著致命缺陷——不舉。

據說有一年周瑾行御駕親征受重傷，滿朝文武惶惶，當時他也不過二十二歲，膝下並無子嗣。

後來在朝臣的極力進言下周瑾行從宗族手裡過繼一位子嗣立為太子，承他的大統，如今那位太子已經十歲，養在鄭惠妃手裡。

解決了子嗣問題，百官不再擔心宮中後繼無人。

不過朝廷裡還有不少傳聞，說大梁天子御駕親征受傷是因為傷到了重要部位，這才不近女色，簡稱老寡王。

溫顏的注意力從方才的事業線偏轉移到了吃瓜八卦上。

一個二十六歲又不行的男人，心理肯定扭曲變態，溫顏忍不住腦補大梁天子無能又狂怒的情形。

系統 009 雞賊的從中窺到了吸引她做任務的動力，蠱惑道：「宿主，反正都不能回去了，咱總不能白來這趟，是不是？」

溫顏：「……」

系統 009：「我跟妳講，男人最寶貴的禮物就是他的貞操。大梁天子文治武功，有八塊腹肌，妥妥的高富帥，更重要的是他乾乾淨淨，沒被女人睡過，我覺得宿主很有必要去嘗嘗鮮，體驗一下。」

「做人嘛，最重要的是開心，吃他睡他，白吃白嫖，就算有朝一日被掛到牆上，咱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它劈里啪啦說了一長串。

溫顏抓關鍵字道：「大梁天子好像不舉。」

系統 009：「瞎說，只是對女人有心理陰影。」

溫顏才不信。

系統 009 客觀分析，「妳想啊，大梁天子從小見慣宮鬥，心理肯定有點扭曲，就算是許太后扶持他，也不過是把他當成傀儡，他對女人的戒備心是非常強，再加之許太后按頭讓他跟許皇后圓房，被扒光了集體圍觀記錄，妳覺得他還能正常嗎？」

溫顏：「……」

系統 009：「所以宿主只管放心，我推給妳的絕對是最好的帝王蟹。」

溫顏不為所動。

無恥小人，居然想拿男色來引誘她就犯，天真！

她可一點都不傻，身為後宮女人，拿的劇本無非就是老三樣，要麼爭寵求榮華鬥得死去活來，要麼為愛虐身又虐心抑鬱而終，要麼就是失去一切坐上高位孤家寡人，每一樣都累心。

溫顏不想求榮華，淑妃這個品階已經夠高了，只要娘家能苟住，她就能平安養老。

至於在後宮跟皇帝談戀愛找真愛？

拉倒吧你！戀愛腦見一個打死一個，她腎氣不足，沒那個精力去上演纏綿悱惻。

至於爬到高位的選項，以大梁天子的職業履歷，想從他手裡算計成功，只怕比登天還難。

每一道選項都是送命題，溫顏沒有任何興致去浪費生命。

不過她到底低估了系統 009 的魅力，那傢伙為了哄她綁定做任務，拿出了絕殺。

「宿主，作為新世紀的職業女性，妳雖然被扔到了落後的封建制裡，但我們拿的絕不是現實向劇本。」

聽到這話，溫顏挑眉，問：「那我手裡拿的是什麼劇本？」

系統 009：「爽文劇本。」

溫顏沉默。

系統 009：「作為新時代新女性，我們挑的男人不僅要帥，要有八塊腹肌，還得要有貞操。」

溫顏學它的語氣不客氣反駁，「作為新時代的職業女性，我並沒有興趣去搞宮鬥搞爭寵。」

系統 009：「宿主，妳格局小了。」

溫顏：「……」

系統 009 豪情壯志道：「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朝堂百官，是整個大梁天下！」

溫顏：「……」

不知道為什麼，她覺得系統 009 有點中二。

那傢伙徹底熱血了，口出狂言道：「我們的征途是攤丁入畝！是教育改制！是王田公有！是職業女性的崛起！」

溫顏：「……」媽的！玩這麼大，是嫌她把九族掛牆上的速度還不夠快？

第三章 頂級綠茶與戲精大師

系統 009 的中二言語徹底把溫顏震住了。

起初她以為自己拿的是宮鬥升職劇本，哪曉得拿的是抄家大禮包！

溫顏一時挺無語，「009，你是不是嫌我命太長了？」

系統 009 沒有吭聲。

溫顏冷靜理智道：「當初許太后外戚干政，結果被誅九族，現在你慫恿我做任務從後宮走到朝堂，是讓我複製許太后的路，其心可誅。」

系統 009 沉默了片刻，老實道：「可是宿主，按照原劇情，溫家至多半年就會遭遇滅頂之災，我很有必要提醒你，這是既定劇情，你是無法更改的。如果妳還想繼續躺平，也僅僅只有半年光陰可造，如果妳選擇做任務積攢能量扭轉乾坤，那就有無限可能。」

溫顏皺了皺眉，「既定的滅族劇情？」

系統 009：「對，原始劇情。」

溫顏沉默了。

系統 009 苦口婆心，「綁定我做任務可以扭轉局勢。」

溫顏輕輕摩挲袖口，之前一直抗拒做任務，現在得知自己只有半年好日子過，心裡頭多少不痛快，她試探問：「有些什麼任務？」

見她鬆口，系統 009 歡喜不已，忙做介紹，「我們是 HR 人才選拔系統，妳目前是新人，只能從初級任務做起。」

溫顏問：「比如？」

系統 009：「初級任務設置在後宮範圍，妳充當的是伯樂，任務對象是千里馬，一旦妳與我綁定，系統就會主動替妳篩選千里馬。」

「這些千里馬有的深陷囹圄，有的命懸一線，有的懷才不遇，妳的任務是充當貴人角色把他們扶持出來，從他們身上積攢能量值，當能量積攢到一定值時，原始劇情就會發生共振，從而被更改，妳的命運也會產生變動。」

充當伯樂的角色，溫顏還是挺有興趣的，不過這畢竟是大梁天子的後宮，且又是等級森嚴的封建制背景，局限性不言而喻。

溫顏心中一番權衡，又問道：「中級任務呢？」

系統 009 解答，「中級任務的範圍擴展到了御前，高級任務則是朝堂。宿主等級升得越高，解鎖的任務影響力就越大。」

溫顏接話，「死得也更快。」

系統 009 憋了憋，「反正來都來了，遲早都是死，不如盡情地嗨？」

溫顏無語地翻了個白眼。

它確實說得不錯，既然已經來了，躺又沒法躺，那索性把腦袋別到褲腰上嗨一場，反正離死期還有半年，要嗨就嗨成顯眼包，可勁兒造！

於是溫顏接受與系統綁定，正式開啟任務混日子。

得到她的准允後，系統 009 進行綁定更新。

溫顏在腦內看到了自己的控制臺，身分是新人，能量值為零，輔助者 009，顯示出來的資訊並不多。

系統 009 問她要不要開啟任務選項，溫顏嘗試開啟。

面板上出現第一道選項，主題是：扒大梁天子褲衩。

溫顏沒好氣問：「你是認真的？」

系統 009 忙道：「還有第二道選項。」

第二道選項總算正經了，主題是：女孩拯救女孩。

溫顏果斷選擇第二項。

冰冷的電子音提示她是否運行任務，溫顏選擇確認，腦內的控制臺忽然消失不見。

系統 009 道：「三日後拯救對象會出現在永福宮。」

永福宮是鄭惠妃居住的地方，目前後宮大小事務是她在打理，太子也養在她手中。

敏銳的職場嗅覺告訴溫顏，鄭惠妃極有可能是後宮大贏家，只要她能把太子牢牢抓在手裡，往後的升職之路應是非常順遂平坦的。

三日後溫顏按系統 009 的提醒，乘坐步輦前往永福宮拜見鄭惠妃。

她過來時大梁天子正在偏殿考校太子功課。

十歲的小太子搖頭晃腦背誦《孟子》，鄭惠妃則在一旁笑盈盈看著父子，目光溫柔。

周瑾行一襲鴉青圓領衣袍，素來不苟言笑，但在太子跟前大多數都比較鬆弛。

他自己小時候淋過雨，知道那種害怕忌憚的滋味，故而對這個從宗族裡抱養來的孩子給予的皆是寬容。

有時候太子想不起來了，他會出言提醒，態度沒有絲毫不耐，畢竟對於十歲的孩子來說，他還有很多成長機會。

不一會兒秦嬪嬪前來，不便打擾父子，只小聲同鄭惠妃耳語說溫淑妃來訪。

鄭惠妃做了個手勢，秦嬪嬪不動聲色退了下去。

周瑾行瞥了兩人一眼，並未詢問。

鄭惠妃生得溫婉，鵝蛋臉上有一雙好看的杏眼，身段窈窕，穿得極其素雅。

她跟周瑾行同歲，因其品行端方，行事穩重，頗有賢妻良母風範，得以掌管後宮，教養太子。

後宮十餘年未添新人，溫淑妃的出現不免讓人覺得微妙。

鄭惠妃壓下心裡頭的揣測，用餘光偷偷瞄周瑾行，待太子背誦完一小段時，她適時插話道：「溫淑妃來訪，陛下可要見見？」

周瑾行毫不猶豫拒絕了。

他平時極少來後宮，上回去壽安宮那丫頭來找存在感，今兒來永福宮她又撞上來了，安的是什麼心思不言而喻，周瑾行很是不屑。

他這般態度令鄭惠妃心下舒坦不少，行福身禮去了正殿。

外頭的溫顏由采青攜著進永福宮，一踏進去兩人便瞧見牆角跟下站著一名宮婢，那宮婢弓著腰，雙手扳住兩腳，膝蓋不可彎曲，頂著日頭大汗淋漓。

溫顏心下好奇，隨口問了一嘴。

永福宮裡的內侍解釋說：「此人原本是掖庭裡的罪奴，前些日把永福宮的宮女桃紅醫治身亡，在領罰呢。」

溫顏「哦」了一聲，沒再多問，就在這時，那名受罰宮婢身上忽地跳出一條信息——竇春生，女性，三十八歲，掖庭罪奴。

生命倒數計時：二十四小時。

溫顏心中了然，她應該就是任務對象了。

主僕進入正殿，鄭惠妃端坐在椅子上，兩人都是同一品階，雙方相互問候行禮。

落坐後伺候的宮女前來奉茶。

溫顏主動送上明前茶，感謝病中得鄭惠妃的關照。

鄭惠妃輕言細語同她客套，對方娘家背景強勢，表面上的態度還是得做足。

溫顏隨口問起外頭看到的宮女。

鄭惠妃端起茶盞，淡淡道：「那是掖庭裡的罪奴，在宮裡私下診病，本就壞了規矩，我原體諒著底下人的不易，平日睜隻眼閉隻眼留些生路，沒想到前些日子鬧出人命來，那罪奴是留不得了。」

溫顏道：「姊姊管理後宮，出了這樣的事自是該罰的。」

鄭惠妃不想提這事，岔開話題聊了些家常。

溫顏無法從她嘴裡獲得更多的資訊，也只得作罷，她本就是奔著任務來的，如今得知大概情形，也沒什麼心思再逗留下去。

鄭惠妃原本等著她開口試探，哪曉得對方竟然準備打道回府了。

大梁天子就在偏殿，大家都是小老婆，斷不能落下善妒的名聲。

鄭惠妃心思細，行事也圓滑，主動說道：「這會兒陛下在偏殿考校太子功課，淑妃妹妹既然來了，可要去請安？」

溫顏愣了愣，心中忍不住腹誹——

「上回在壽安宮被狗皇帝誤以為我想爬床，這回又在這兒撞上了。」

「誰有興致睡老男人啊，他又不行，我去請什麼安？」

這些腹誹猝不及防鑽進周瑾行的耳朵裡，他緊繃著面皮，臉上不知是什麼表情。

正殿裡的溫顏非常識趣，同鄭惠妃擺手道：「陛下考校太子功課，我就不去叨擾了。」

說罷起身行禮告退。

鄭惠妃也未多說什麼，不料溫顏走到門口時，小太子忽然從偏殿過來，朝她道：「淑妃娘娘，父皇喚您。」

溫顏不由得愣住。

她身後的鄭惠妃露出奇怪的表情。

瞅著小太子，溫顏狐疑問：「殿下可知陛下喚我做什麼？」

小太子搖頭。

溫顏憋著不耐，慄慄地去了偏殿，走到門口時不禁再次胡思亂想——

「狗皇帝莫不是要叫我侍寢？」

「說好的不近女色呢？」

「我連毛都沒長齊，他莫不是打算自薦枕席想來睡我？」

偏殿裡的周瑾行聽到這些粗俗言語，不屑地翻了個白眼。

不一會兒溫顏進殿拜見，像鵠鵠一樣低眉順眼。

周瑾行盯著她看了許久，試圖再聽聽她的腹誹，結果什麼都沒有。

也不知過了多久，頭頂上的大佛才開了金口，「淑妃來永福宮做什麼？」

溫顏忙回道：「妾病中那些時日憋壞了，隨處走走。」

「我去哪裡關你屁事！」

「渣男，你小老婆這會兒在外頭盯著呢，把我叫進來，她指不定怎麼腦補我這個狐狸精勾引你，缺德！」

這番腹誹聽得周瑾行嗤之以鼻。

倒是個人精，溫家父子若有她那點眼力見兒，何至於需要敲打？

然而令大梁天子震驚的是溫淑妃不僅是人精，還是個戲精！

他就喚她進來問了兩句，也沒訓她，結果人家出去時眼眶紅紅的，一副委屈壞了的樣子。

外頭的鄭惠妃見此情形，忙上前問：「淑妃妹妹怎麼了？」

溫顏沒有作答，只故意拿小手帕拭眼角，留給她遐想的空間。

這不，鄭惠妃進殿後關切問道：「陛下是不是把淑妃妹妹說了？她出去時紅著眼，都要哭了。」

周瑾行：「……」

鄭惠妃溫溫柔柔道：「淑妃妹妹才進宮，又年幼，若有不周到的地方，陛下多包容著些也無妨。」

如此茶言茶語，令周瑾行欲言又止。

一個頂級綠茶，一個戲精大師，他忽然有點同情自己這個鋼鐵背鍋俠。

朕風評被害！

溫顏離開永福宮後一改先前的委屈巴巴，滿腦子都是那宮婢頭頂上的生命倒數計時。

從鄭惠妃口中得知她犯了人命官司，且又是掖庭罪奴，多半在劫難逃。

二十四小時，她僅僅只有一天的時間去改寫被拯救者的命運！

溫顏皺著眉頭在腦中召喚系統 009，試圖從它那裡套出些資訊。

遺憾的是系統 009 裝死，看來只有靠自己去摸索找線索了。

回到長春宮，溫顏問起在身邊伺候的程嬤嬤。

她年長些，又是宮裡頭的老人，聽到竇春生的名字，略微沉吟片刻，方道：「此人老奴倒聽說過。」

溫顏頗覺詫異，把先前在永福宮裡看到的情形同她說了說。

程嬤嬤聽過後有些遺憾道：「出了人命官司，竇氏只怕是保不住的。」

當即把自己瞭解到的情形同溫顏講了。

那竇春生在掖庭還小有名氣，皆因她會醫術，擅婦科。

永平八年，竇侍郎一族因許氏謀反受到牽連，獲罪抄家，男丁流放，女眷盡數沒入掖庭為奴。

所謂掖庭就是女子監獄，但凡在宮裡頭犯了事，或官員犯罪被抄家的女眷，要麼淪為官妓，要麼沒入掖庭為婢，這些罪奴有宮女，有犯罪官眷，也有妃嬪。

沒入掖庭的女性會在這裡做女工勞作，它只起拘役作用，並不會體罰。

從曾經的四品官家千金墜入泥淖，竇春生的母親沒經受得住掖庭折磨，很早就離世，竇家父子則在流徙中不幸喪生，反倒是掖庭裡的竇春生和竇春荷努力苟活下來。

竇母擅長婦科，竇春生自小學得真傳，醉心於婦人隱疾，但藥婆的名聲並不好，在這個封建背景時代，女性想要出頭尤為艱難。

竇春生作為官家千金，明明腳下是一條星光大道，她卻挑了一條最艱難的路走，出嫁後因與夫家不睦，沒過幾年就和離回了娘家。

竇父不忍長女受苦，任由她在家中鑽營醫學，哪曉得她運氣不好，竇家遭遇滅頂之災。

入了掖庭後竇春生的一技之長得以幫她度過難關，因著掖庭裡拘役的都是女性，但凡她們有個頭疼腦熱的總會私底下找她看診，時長日久，竇春生成為這群底層人的救命稻草，甚至六宮的宮女也會在私底下偷偷尋她救治，包括內侍公公，大家都通情達理心照不宣。

聽了程嬤嬤的講述後溫顏心中有了底。

現在竇春生在鄭惠妃手裡，她醫死了人，且又是永福宮的宮女，鄭惠妃有掌管六宮的權利，竇春生能不能活全憑永福宮一句話。

溫顏思來想去，先派人去探聽那邊的口風再做打算。

直到夜幕降臨時內侍小安子才回來彙報從永福宮探聽來的消息。

當時采青送來補氣血的參湯，溫顏伸手接過。

小安子朝她行了一禮，說道：「回稟淑妃娘娘，奴才打聽過了，這會兒竇娘子已經被遣回了掖庭局。聽說是惠妃娘娘寬宏大量，只罰了竇娘子板箸便沒再追究，至於竇娘子能不能躲過此劫，聽那邊的口氣還得看掖庭局的意思。」

溫顏小小地抿了一口參湯，揣測道：「你是說永福宮不打算插手管了？」

小安子謹慎回答，「惠妃娘娘素來仁善，宮裡頭都知道，她只罰了竇娘子板箸，沒有直接杖殺，可見是留了體面的。」

溫顏垂眸睇參茶，沒再說話。

到底是六宮之主……竇春生私自看診用藥本就壞了規矩，如今背上人命官司，怎麼都是死路一條，偏偏鄭惠妃沒下死手杖斃，可見是不願意髒自己的手，引得底層人生怨，但竇春生的倒數計時也是真，多半會被掖庭局的人處死。

溫顏做了個退下的手勢，默默把參茶飲完。

采青見她心事重重，好奇問：「娘娘何故關心起掖庭罪奴來了？」

溫顏回過神，看著她道：「妳說竇娘子醫死了人，她圖的是什麼？」

采青愣住。

溫顏一字一句道：「在掖庭裡已經夠艱難了，她卻不忘初心，數年來治病救人，圖的是什麼？」

采青一時回答不出來。

溫顏忽然有些悟明白這個系統存在的意義了。

想起白日裡生命倒數計時的提醒，她若有所思地看向殿內明晃晃的燭火，決定先把人從掖庭局撈出來再說。

拿定主意後溫顏尋來程嬤嬤，同她說道：「嬤嬤且去一趟掖庭局。」

程嬤嬤心中詫異，困惑道：「娘娘是想？」

溫顏道：「就同他們說我宮裡的人病了，需請竇氏看診。」

此話一出把程嬤嬤嚇得不輕，忙道：「娘娘萬萬不可！這個時候斷不可沾染竇氏，恐惹一身髒水。」

旁邊的采青也被嚇得夠嗆，附和道：「是啊主子，您何故去找不痛快？」

溫顏沉默了一陣子，堅持道：「嬤嬤只管去請，我心中有數。」

程嬤嬤心急如焚，她年長，宮裡頭的事情看得多，勸說道：「白日裡竇氏在永福宮領了罰，連惠妃

娘娘都不想鱗手，娘娘卻在這個節骨眼上招惹，恕老奴愚笨，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溫顏固執己見，「妳只管去請。」

見她態度堅持，程嬪嬪沒得辦法，只得硬著頭皮走了一趟掖庭局，陪同她去的還有內侍小安子。小安子在前頭提著燈籠照亮腳下，心裡頭直犯嘀咕，困惑道：「白日裡娘娘命奴才探聽竇娘子，這會兒又要去請她來看診，奴才著實看不明白。」

程嬪嬪發愁道：「娘娘年紀輕，不知宮中局勢，咱們長春宮多半是要掀起事端來。」

聽到這話，小安子內心戚戚，他才十多歲呢，盼著能像黃文勝那樣爬到太監總管的位置，現下跟了這麼一位不靠譜的主子，前程委實堪憂。

兩人各懷心思，不再多說一語，悶著頭前往掖庭局提人。

這時各道宮門開始落鎖，禁止通行，但程嬪嬪是長春宮的掌事宮女，守門的內侍瞧見她，通融開角門放行。

Crescent